



黄裳著

林冲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林冲

(根据施耐庵著“水浒传”中的几个回目改编)

黄裳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7·北京

林 冲
黄 裳 著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frac{11}{16}$ • 字数 39,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120 册 定价 (7) 0.17 元

统一书号: 10061·48

内 容 說 明

这是根据我国古典名著“水滸”中的某些回目，改編的电影文学剧本。

林冲是我国广大群众所熟悉和喜爱的英雄人物，作者从林冲誤入白虎堂起直到陆虞候火燒草料場，林冲手刃仇人，上梁山为止，細膩地描写了这一农民革命英雄的形象。

东嶽庙的大紅山門里面，是一长串青石鋪道。兩边都是翠柏蒼松，太阳光从濃枝密叶当中透了下来，在甬道上灑下了細碎的金黃斑点。

人山人海。这里有身上挂着香袋的老年妇女、中年男子，还有一些游手人；还有就是做小生意、耍百戏的人。

今天是三月廿六，是东嶽庙一年一度的庙会香期。

这里展现了千幅古代市民生活繁荣兴盛的面貌。

这里有看相的人。儒生打扮，手执折扇，扇面上写着“善观气色”四个大字，逢人就迎面攔住，要給看相。

这里有茶桌。三四个人一桌，圍坐吃茶，悠閑得很，举止言谈頗有雅趣。

有卖字画的人，肩上背着画囊，长长短短的插着些卷軸，湊到茶桌前面，手里張开一条画軸，請茶客賞鑑。

这里有耍百戏的。一个打扮得十分濃艳的女子，在一根細細的繩索上来回行走，随着繩索的張弛做出搖曳的姿态来。有鑼鼓，有用哨呐吹出来的細乐在应和着。圍观的人都拍手称贊，一时而爆发出采声来。

游客們摩肩擦背，十分拥挤，这条本来异常寬闊的青石甬道都显得有些狹窄了。

林冲、娘子和錦兒就夾杂在人群当中，走进了山門。雨路。娘子换上了盛装，鬢角簪花，喜气滿面。林冲也换了人，穿上了一領白地青花的战袍，头戴一頂青紗帽，腰后一对白玉圈連珠髮环，腰系一條銀扣的，手里拿着一把折扇。他比人显得精神多了。

帶笑，不斷地和這個那個招呼。這裡有很多人知道他、敬重他，雖然並不一定與他相識。

錦兒手提食盒隨在後面，扶着娘子。

擁擠的人群，給林冲三人讓路，有給他施禮的，“林教頭！”親熱地稱呼他。林冲向相熟的人謙虛地還禮，微笑，文雅地走動着，簡直不容易發現他是個武師。

迎面來了個踏高蹺的人，雙足踏在高竿上面，小生打扮，帶着儒巾，手捏折扇。看見林冲三人，連忙微側身子，讓開道路在高處行禮。林冲和娘子錦兒仰望，領首，笑。大家看了都笑。

林冲他們來到了一個貨郎担子前面，在他們前面還圍着一層人。

一個年青的貨郎推着一部小車子，上面堆滿了各式各樣要貨、花粉、小鼓、笛子……都是以婦孺為對象的精巧細緻可愛的手工藝品。圍看的多半是小孩子。貨郎正拿着一個“波浪鼓”（一種帶柄的小鼓，兩側有兩條繩，繩端系着小珠，一搖，就左右兩聲作聲）搖着，遞給一個婦女懷抱着的嬰兒，孩子用手來摸。

貨郎這一下正好發現了林冲和娘子。貨郎看見娘子眼睛正盯着貨郎担上面的耍貨泥人兒。做得那麼逼真而可愛，穿着花綠綠衣裳的小泥娃娃，娘子用手指那泥娃娃的頭，嫣然一笑，林冲也回笑，這些都給貨郎看見了。

貨郎順手从担子上選了一個好看的大娃娃，遞到娘子手邊，“大娘子，今年三月廿八，東嶽廟里帶這個娃娃回去，明年三月廿八再來上廟，准保您抱個胖娃娃來。”

林娘子順手接過娃娃，為貨郎的兩句伶俐話給逗笑了。

“好個伶牙俐齒的貨郎，說得好口彩！”林冲笑着說。

一個穿着半舊的、但看得出是講究的衣着的男子，吹着簫，湊到林冲面前，吹起一支曲子來：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這是王之渙的“涼州詞”，歌人選取得恰好，歌聲悲壯，正打中林沖的心事。唐宋以來，這支歌詞是軍人所熟悉的。

他彷彿已經隨着這激楚的歌聲飛越到玉門關外了。

這時，突然從廟門口傳來了一陣騷亂，一陣馬蹄鳴聲和人們呼喊推搡的什音。一些小攤販都趕緊躲開來讓路。

馬蹄聲近前，原來是一個穿着華麗但透着俗氣的年青人騎着一匹黑馬，一手拿着描金畫扇，好象騎不穩似的。後面跟着幾個人推着馬屁股，還跟着幾騎馬，這是些手拿彈弓吹筒、鞭子、鳥籠的隨從。

貨郎担子來不及挑開，給馬群踏翻了。

“讓路！閃開！滾開！”在吆喝聲和鞭影閃爍之中，馬群已經過去了，滿地拋散着泥娃娃的碎塊，花粉、耍貨弄了一地。貨郎不知所措，痴立，他臉上揉雜着憤怒、焦急、頹喪的複雜感情。

林娘子和錦兒吃驚發怔的臉，她手里還拿着那個唯一完整美麗的泥娃娃。

林沖憤懣的臉。他走上前一步，看看這趾高氣揚的人到底是誰，可是馬群已經去遠了。

林娘子緊緊抓住林沖的手臂，大家無言。

林沖看看狼藉滿地的耍貨，痴呆欲泣的貨郎，稍停，他伸進手裏摸出二三兩碎銀子。

“貨郎，這是二三兩銀子，就買了你这个娃娃，你拿錢回家去賣錢吧！”

林娘子睜大了含淚的眼望着林沖，不期去接。林沖說：“拿去賣錢吧！”

林冲拉了娘子，轉身走去。

林冲走了三四步路后，貨郎从后面赶上嘶啞地喊：

“恩人，請留下尊姓大名。小人叫李小二，今天受恩人的大恩，他年好生报答！”

林冲回头，搖搖頭，慢慢地說：“小二，不用問了，這算不了什麼。”

一條碎石鋪成的小路，通過寺院後身的一個別院。這是一條曲折迴旋的小徑，兩旁疏落地種着竹子，向前一望是郁蒼的松柏。

林冲、娘子、錦兒出現在這條小徑上。

林冲三人走至小徑盡頭，他們在流連欣賞四周的風景。

他們聽見小徑後面傳來一陣笑聲、說話聲。

他們似有所觸，忙沿了小徑向前尋去。

林冲、娘子、錦兒站在牆缺處。在他們面前展開了一個大菜園子，四周是短短的圍牆，已經有些頹敗了。這菜園是一片如茵的芳草，正中有三間小小的瓦房，兩棵大槐樹象傘一樣的復蓋着，蔭涼下鋪了幾張大蓆，上面安放著酒盞、碟子、菜肴和酒壺子。

一群潑皮站在蓆子边上，正在看一個胖大和尚在草地上舞杖。

和尚手里是一根碗口粗細的鑲鐵禪杖。和尚上身穿了一件袒胸露腹的開口短衣，他的身材正好和這根粗重的禪杖配合得恰好，他舞得很慢，一招一式都交待得清清楚楚，極清晰、美麗。這馬上就把林冲給吸引住了。

“真的使得好！”林冲出神地、自言自語地、輕輕地說，忘記了偃在他身邊的娘子。

娘子对林冲看，看他那出神的样子，有些可笑，又有些同情。她是了解林冲的脾气的，娘子对锦儿望望，想笑，又忍了。最后，她催促林冲，轻声说：

“你且先去烧香，就什么都忘了！”

林冲望望娘子，歉然微笑。“你和锦儿先去烧香，我随后就来。”

娘子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微叹，和锦儿去了。

林冲目送娘子转过小径，回过头来，他眼睛一亮。

和尚的杖花比过去快了一些，节奏却依旧分明，这是一连串单独架式、招数组织起来的动作。林冲更出神地看。

和尚的杖花又变了，禅杖迅急地包围了智深全身在旋转着，人几乎看不出了。林冲被吸引住，忘了一切。

“实在使得好！”林冲忍不住冲口而出叫了一声。

这时智深正舞到一个飞舞的姿态，全身跳到半空，听见林冲的喝彩，猛地收住禅杖，落下地来，依然将禅杖横在胸前，站在那儿，带些惊愕地向墙缺处望去。

众泼皮也都回过头来望林冲。

林冲有些不知所措，僵了一下。

一个泼皮凑到智深耳边：“智深师父，这位官人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林武师。”

“这位师父的禅杖实在使得好！”林冲不由自己地重复了一遍，说出了衷心的叹赏。

“怎么不请过来会会！”智深扔下禅杖，大踏步迎上来。林冲也从墙缺处跳了过来。

在大殿左右，出现了适才驰马冲倒小二的那伙人，他们前前后后簇拥着那个后生，四下里张望。林冲娘子带着锦儿正好从大殿里出来，看见林冲，

那里去燒香。她在張望，忽然碰上了那個后生的貪婪的
在她的眉目之間，露出了一種厌恶神情，一扭头，扯了
就从廊下走了。

那個后生用色迷的眼色望着娘子后身，他把扇子一揮，幫
們拥着他跟了上去。

娘子和錦兒，在人叢里穿過去。

后生和幫閑們跟來，人們自動地閃在一邊，帶着厌恶、異
異的神色。這伙人大搖大擺過去。

林娘子和錦兒走進了偏殿。

那群人在五嶽樓下轉角處停下來。后生把帽子往后一推，
打起扇來。幫閑湊上去給后生打扇。擠出一臉奸笑來，望着偏
殿。

“她跑不出咱們的手心去！”幫閑向后生一笑，簇拥着他
迎了過去。

坐在綠蔭下面的人們已經談得十分融洽了，智深給林冲面
前的杯子里斟滿了酒。

“洒家年青時到過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不想后来三拳打
死了鎮關西，落發為僧，又在東京結拜了你這個兄弟！……”

潑皮們接上去湊趣地說：

“今天林教頭和魯師父結拜，咱們哥兒們都得喝三杯！”
一時大家把盞。

牆缺處露出錦兒的头來，她那漲紅的臉上，都是汗，喘息
她還在張望。她望見了柳蔭下面的那堆人，她仔細地
望見了林冲的背影，她大聲叫起來：“姑爺！”

她吃了一驚，回頭看見錦兒，三步兩步趕了過去。

“我好找！娘子在廟里給一群流氓圍住了。”

林冲一楞，回头叫道：“师兄少坐，小弟去去就来！”他从墙缺处一跃而过。

东嶽庙的后院，挤满了大批香客、闲人，都远远躲在两廊廊下，不出声，静得出奇。

林娘子站在五嶽楼的扶梯上，满脸紫涨，眉宇间有无限怒意。高衙内站在下口，左脚踏在扶梯上，手扶欄桿。

“清平世界，什么道理调戏人！”沉静之中，象裂帛似的发出了娘子愤怒的喊声。

高衙内回头望望，脸上是恶意的戏弄的笑。

默默而不敢言的群众用愤怒的眼睛盯着。

“你先上楼去，我跟你说话！”高衙内从容戏谑地轻声说。

一刹那的沉寂。

林娘子牙咬得紧紧的，眼睛朝回廊处望，无语。

人群里起了轻微的骚动，林冲带了锦儿已经开始挤过来。

“上去啊！”高衙内更逼一句。

林娘子一脸汗，圆瞪着眼睛，下死地瞪着高衙内。

林冲和锦儿已经几乎从人群里挤了出来。

几乎是同时，刚从人群里挤出来的锦儿大喊：“姑爷！”

林冲这时已经一个箭步窜到梯口，一把抓住高衙内。

高衙内要被他扼死似的。

高衙内象抓小鸡似的把高衙内的肩头扭了过来。

高衙内真的开脸，正要用另一只手扼住林冲的咽喉。

林冲，关你什么事要来多管！”

林冲脸上的颜色变了，他说不出话来，听了高衙内这句话以后，手又一紧，这个丑脸上的凶光不见了，更歪扭得难看起来。林冲的手不由得添了气力，丑脸呻吟起来。

帮闲们想来打，又不敢上来，徬徨无计，僵局。

帮闲之一抢上来，“教头少怪。衙内不认得，冲撞了！”

林冲楞了一下，不禁慢慢地松了手。

闲汉们拥上来劝：“教头高抬贵手！”

一边说着一边把高衙内拉了下来，一面劝着林冲。

林冲回头看着扶梯上的娘子，眼睛刚一碰到泥塑木彫似的娘子，她忽然活了，一下子奔了下来，扑到林冲怀里。

这时，帮闲们抽空把高衙内拥出去了。

林冲和锦儿扶着惊惶未定的娘子来到廊下，林冲望望那些用同情眼色张望着他们的人群，不禁低下头去。他真十分难过，这场平白的侮辱，和这些同情，使他感到真地负担不起。

林冲迎面碰到了手提禅杖带着二三十个泼皮赶了来的鲁智深。

他们几乎是同时地喊出来。

“师兄哪里去？”林冲说。

“哥哥来帮你打这群东西！”智深说。

“小弟本来也要痛打他一顿，怎奈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碍着面子，不好下手，给那群闲汉劝出去了。”林冲说着，声音逐渐低下来，声音里有无限的委屈。

智深睁着醉眼，盯住林冲，“你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个鸟！”智深冲口而出，见林冲无话可说，又自感鲁莽，“便宜这批光棍！”望着林冲，肝胆照人地说，“兄弟，有什么事尽管叫我，洒家帮你去打！”

林冲感动得半晌无语，上前扶了智深，“师兄说得是。下次碰上，再不敢得罪了。”

智深回头向林冲说，“兄弟，明日再会！”蹒跚着步子，带着众泼皮去了。

林冲和娘子痴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

高衙内的卧室，杂乱地堆着一些华美但粗俗的陈设。

高衙内斜倚在一张美人榻上，富安立在他身边。

陆虞侯匆匆地一脚踏进门来，他有些气喘，望着衙内，衙内嘻嘻地向他笑。陆虞侯不知胡蘆里卖的是什么药，转过脸来看富安。

“衙内连日闷闷不乐，小可却想好一条妙计，全仗陆兄出面主张。”富安说，他又看看高衙内。

“你就跟他明说了吧！”高衙内有些不耐了。

“陆兄明日引那林冲去街上吃酒，衙内却躲在你家楼里，小可着人去骗那林冲娘子来和衙内相会。”富安说得吞吞吐吐，他看着陆谦的眼色行事。陆谦为难。陆谦的眼睛和高衙内、富安的冷冷逼人的眼色相遇。陆谦让步了，他低下头来。

“全照衙内的吩咐。”陆谦说。

林冲家里，在一间前楼，有些简单的陈设，只是在那张高矮的琴桌上，在画弓底下，添了那天在东嶽庙里带回来的娃娃。它喜气洋洋地坐在那里，和整个房间郁闷沉重的空气很不调和。

林冲和張教头坐在圆桌边上，两个人在喝酒。林冲面前摆着一双筷子，但却未曾落坐，她倚在桌边，像是一个父亲劝解自己的丈夫似的，从她的嘴里吐出一串串的话。

園桌面上放着一支紅燭，燭光搖搖的。

“林冲空自有一身武艺，屈沉在这群小人之下，也是空廢了。”林冲象独白似的說。

“賢婿，你的心事要放开些，今后这酒要少吃！气要少生！只要平安無事就好。”張教头說。

“岳父說得是。”林冲閃动着紅紅的眼睛。

張教头站起来，“时候不早，我也回去了。”望望扶着自己的女兒，“你要好好的照顧姑爷！”

娘子点点头，眼睛里露出一種神情，象在說：“我自然要好好的照顧他，可是爹，你不知道他的脾气……”

娘子送張教头下樓門，林冲起立。

娘子掩好樓門回来，发现林冲一个人坐在圓桌面前，拿着一把燭剪在剪那顆紅燭的燭心，燭泪大滴地落下来，他还是不住地剪，他煩極了。

娘子悄悄地走到他身后，想劝他，又不敢劝，無限为难。她臉上充滿了爱憐的顏色，但又無能为力。

娘子从林冲身后握住他那燭剪的手，輕輕地放下来，把燭剪放在桌上，兩人偃着。通过那燃得更旺了的燭光，向对面看去，对面琴桌上的泥娃娃正向着他們傻笑。

林冲看着那娃娃，心中是說不出的感觉。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明亮，立刻就又暗淡起来，他不能再看下去。他忽然扭回头来，正好跟娘子的眼睛相对。

“大哥，都是我，替你添了这些閑气。害得你这么失神落魄的。你，你要保重自己的身子。”娘子断断续续如泣如訴地

林冲再也忍不住了，“你，你別說了！”

在林家。已經是早晨，太阳光照进来，鳥在叫，但無論

景象也赶不掉屋里的闷气似的。

昨夜的酒盏杂陈的台面收拾干净了，房里无人。

“林教头在家么？”从街下传来了陆谦的喊声。

娘子从内室里奔出来，谛听，面有喜色，回头向内室里叫

林冲：“陆大哥来了！”一面跑到楼梯边去开门。

娘子在楼梯边热情地接待陆谦，从娘子的态度里可以看出他们是通家之好，常来常住的。她正希望在林冲愁闷之中有这么一个朋友来看他。而陆谦却是怀着鬼胎来的。她的真诚、热情，和陆谦的尷尬正好成强烈的对比。

“大哥，你来得正好。你瞧！”她鼓起嘴来向屋里指指，他这两天总是闷闷不乐的，正盼个朋友来说话呢。”

林冲也已经从内室里赶出来。

陆谦见了林冲，又受到娘子一番热情的接待，颇不自如，都没有来得及开口，还是林冲先说：

“陆兄，打那儿来？”林冲强打精神，说。

“这两天街上不见，特来望望贤弟。”

“唉！”林冲说，他拿陆谦当做知己，“心里烦闷，没有

“我跟你去喝三杯解闷。”陆谦说。

林冲回过头来看娘子，想取得她的同意。

“又是喝酒。”娘子说，她这话里并没有显然拒绝的

“去吧，陆大哥，招呼着他，早点回来，可又别喝醉

“对娘子的郑重托付，陆谦没有别的

“怎么还不来？”

“衙内放心，馬上就到。”

“說得容易。你能保她准来嗎？”

“这还有錯？林冲和他的娘子是恩爱夫妻啊！”

在林家的楼梯上，林娘子滿面惶急，錦兒扶着她，兩步當一步地走下來。

門口一乘小轎，掀開了門簾，兩個轎夫，一個管家模樣的人在等着。

“教頭他……？”娘子問。

“教頭一口气不來，悶倒在陸家樓上。請娘子這就去看！”娘子一腳踏上轎門。

酒樓上。

陸謙給林沖的杯子里斟滿了酒，“來，多喝兩鐘，大嫂面前都有我哪。……”

林沖眼睛有些紅了，真誠地對陸謙說：“林沖跟陸兄從小相交，沒有什麼不能說的話，這兩天碰來碰去，都是招災惹氣，偏偏前日又撞上了那高……”

話還沒有說完，就給陸謙攔住了，他不願意林沖接觸這個題目。“賢弟，你的錦繡前程，都包在我身上啦，高太尉，他……”

林沖心里煩，搶過來說：“今天咱們只顧喝酒，不提這”

巷口，幾個不三不四的人溜進溜出，象在等着什麼。

時間過得很慢。深巷，無人，一個挑担子的敲着竹筒孤獨地走出來。遇見流氓，瞪了他一眼，他快步溜掉了。巷子更孤寂。

远远一頂小轎如飛而來，錦兒跟在轎后。

林娘子下轎踏入陸家大門，她滿臉惶急，額上沁出了汗水。進門就看見胡梯，娘子微微遲疑。

富安從旁邊轉了出來，“教頭現在樓上。”

娘子不顧一切地奔上了樓梯，錦兒乖覺，看見富安神色有異，就不進去，掩在一旁，趁人亂時溜去了。

富安跟娘子上樓，娘子推門而入，只听她尖叫一聲，富安緊接着就砰的一聲把門拉上了，從外頭插了門叉。富安滿臉得意的奸笑。

這是一間陰森可怕的屋子，桌上放着簇新整齊的蔬果酒壺，兩只杯，兩雙筷對面放着。娘子一步踏入，正好遇見站在桌子對面嘻嘻笑着的高衙內。

她尖叫一聲以後，用雙眼緊緊地盯住了他，微微後退，這時她的臉上反而顯出了孤獨的準備應付一切意外的堅定神色。

錦兒在街前巷角緊張地尋找林沖，她一臉汗，跑着，停下來，張望一會，又跑。

酒樓上，林沖和陸謙的談話已經進入一個深入的階段。

“賢弟，男子漢大丈夫不能為一個女人就把自己給毀了！”陸謙已經露骨地說了。

林沖不語，只用眼斜着看那陸謙。

“賢弟，咱們兄弟眼下都吃着人家的請受，你是八十万禁軍教頭，我是太尉府里的虞侯。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實